

SOULDUST

THE MAGIC OF CONSCIOUSNESS



神经科学与社会丛书

丛书主编：唐孝威 罗卫东

执行主编：李恒威

灵魂之尘

意识的魔法

[英] 尼古拉斯·汉弗莱 (Nicholas Humphrey) 著

李恒威 杨岸婷 李恒熙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与社会丛书

丛书主编：唐孝威 罗卫东

执行主编：李恒威

灵魂之尘

意识的魔法

[英] 尼古拉斯·汉弗莱 (Nicholas Humphrey) 著

李恒威 杨岸婷 李恒熙 译

SOUL
DUST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之尘:意识的魔法/[英]尼古拉斯·汉弗莱
(Nicholas Humphrey)著;李恒威,杨岸婷,李恒熙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8

(神经科学与社会丛书)

书名原文:Soul Dust: The magic of consciousness

ISBN 978-7-308-16988-2

I. ①灵… II. ①尼… ②李… ③杨… ④李… III.
①意识—研究 IV. ①B8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0824 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7-119 号

灵魂之尘:意识的魔法

[英]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 著
李恒威 杨岸婷 李恒熙 译

责任编辑 吴伟伟(weiweiwu@zju.edu.cn)

责任校对 杨利军 魏钊凌

封面设计 卓义云天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03千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988-2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总 序

每门科学在开始时都曾是一粒隐微的种子,很多时代里它是在社会公众甚至当时主流的学术主题视野之外缓慢地孕育和成长的;但有一天,当它变得枝繁叶茂、显赫于世时,无论是知识界还是社会公众,都会因其强劲的学科辐射力、观念影响力和社会渗透力而兴奋不已,会引起他们对这股巨大力量的深入思考,甚至会有疑虑和隐忧。现在,这门科学就是神经科学。神经科学正在加速进入现实和未来;有人说,“神经科学正在把我们推向一个新世界”;也有人说,“神经科学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对个新世界的革命,在思想和情感上,我们需要高度关注和未雨绸缪!

脑损伤造成的巨大病痛,以及它引起的令人瞩目或离奇的身心变化是神经科学发展的起源。但这个起源一开始也将神经科学与对人性的理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早期人类将灵魂视为神圣,但在古希腊著名医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超越时代的见解中,这个神圣性是因为脑在其中行使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人类应该知道,因为有了脑,我们才有了乐趣、欢笑和运动,才有了悲痛、哀伤、绝望和无尽的忧思。因为有了脑,我们才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拥有了智慧、获得了知识;我们才看得见、听得到;我们才懂得美与丑、善与恶;我们才感受到甜美与无味……同样,因为有了脑,我们才会发狂和神志昏迷,才会被畏惧和恐怖所侵扰……我们之所以会经受这些折磨,是因为脑有了病恙……”即使在今天,希波克拉底的见解也是惊人的。这个惊人见解开启了两千年来关于灵与肉、心与身以及心与脑无尽的哲学思辨。历史留下了一连串的哲学理论:交互作用论、平行论、物质主义、观念主义、中立一元论、行为主义、同一性理论、功能主义、副现象论、涌现论、属性二元

论、泛心论……对于后来者，它们会不会变成一处处曾经辉煌、供人凭吊的思想废墟呢？

现在心智研究走到了科学的前台，走到了舞台的中央，它试图通过理解心智在所有层次——从分子，到神经元，到神经回路，到神经系统，到有机体，到社会秩序，到道德体系，到宗教情感……的机制来解析人类心智的形式和内容。

20 世纪末，心智科学界目睹了“脑的十年”(The Decade of the Brain)，随后又有学者倡议“心智的十年”(The Decade of the Mind)。现在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相继推出了第二轮的“脑计划”。科学界以及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者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脑与心智科学(认知科学、脑科学或神经科学)将在医学、健康、教育、伦理、法律、科技竞争、新业态、国家安全、社会文化和社会福祉方面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例如，在医学和健康方面，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迫近，脑的衰老及疾病(像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帕金森综合征、亨廷顿综合征以及植物状态等)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的巨大负担。人类迫切需要理解这些复杂的神经疾病的机理，为社会福祉铺平道路。从人类自我理解的角度看，破解心智的生物演化之谜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有可能使人类有能力介入自身的演化，并塑造自身演化的方向；基于神经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人造智能与自然生物智能集成后会在人类生活中产生一些我们现在还无法清楚预知的巨大改变，这种改变很可能会将我们的星球带入一个充满想象的“后人类”社会。

作为理解心智的生物性科学，神经科学对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辐射和“侵入”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了：它衍生出一系列“神经 X 学”，诸如神经哲学、神经现象学、神经教育学或教育神经科学、神经创新学、神经伦理学、神经经济学、神经管理学、神经法学、神经政治学、神经美学、神经宗教学等。这些衍生的交叉学科有其建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为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所蕴含的意义已远远超出这个学科本身，它极大地深化了人类对自身多元存在层面——哲学、教育、法律、伦理、经济、政治、美、宗教和文化等——的神经生物基础的理解。没有对这个神经生物基础的理解，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整。以教育神经科学为例，有了对脑的发育和发展阶段及

运作机理的恰当认识,教育者就能“因地制宜”地建立更佳的教育实践和制定更适宜的教育政策,从而使各种学习方式——感知运动学习与抽象运算学习、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传授式学习与自然式学习——既能各得其所,又能自然地相互衔接和相得益彰。

“神经X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侵入”和挑战既有观念和方法的一面,也有情感的一面。这个情感的方面包括乐观的展望,但同时也是一种忧虑,即如果人被单纯地理解为复杂神经生物系统的过程、行为和模式,那么与生命相关的种种意义和价值——自由、公正、仁爱、慈悲、憧憬、欣悦、悲慨、痛楚、绝望——似乎就被科学完全蚕食掉了,人文文化似乎被此新一波神经科学文化的大潮淹没,结果人似乎成了一种生物机器,一具哲学僵尸(zombie)。但事实上,这个忧虑不可能成为现实,因为生物性从来只是人性的一个层面。相反,正像神经科学家斯蒂文·罗斯(Steven Rose)告诫的那样,神经科学需要自我警惕,它需要与人性中意义性的层面“和平共处”,因为在‘我’(别管这个‘我’是什么意思)体验到痛时,即使我认识到参与这种体验的内分泌和神经过程,但这并不会使我体验到的痛或者愤怒变得不‘真实’。一位陷入抑郁的精神病医生,即使他在日常实践中相信情感障碍缘于5-羟色胺代谢紊乱,但他仍然会超出‘单纯的化学层面’而感受到存在的绝望。一个神经生理学家,即使能够无比精细地描绘出神经冲动从运动皮层到肌肉的传导通路,但当他‘选择’把胳膊举过头顶时,仍然会感觉到他在行使‘自由意志’”。在神经科学中,“两种文化”必须协调!

从社会的角度看,神经科学和技术在为人类的健康和福祉铺平道路的同时,还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它可能带来广泛而深刻的人类伦理问题。事实上,某些问题现在已经初露端倪。例如,我们该如何有限制地使用基因增强技术和神经增强技术?读心术和思维控制必须完全禁止吗?基因和神经决定论能作为刑事犯罪者免除法律责任的理据吗?纵观历史,人类发明的所有技术都可能被滥用,神经技术可以幸免吗?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可承受神经技术滥用所带来的后果?技术可以应用到人类希望它能进入的任何可能的领域,对于神经技术,我们能先验地设定它进入的规则吗?至少目前,这些问题都还是开放的。

2013年年初,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与浙江大学出版社联合设立了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以提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品质,鼓励学者潜心研究、勇于创新,通过策划出版一批国内一流、国际上有学术影响的精品力作,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经过前期多次调研和讨论,基金管理委员会决定将神经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互动研究列入首批资助方向。为此,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物理系交叉学科实验室、浙江大学神经管理学实验室、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积极合作,并广泛联合国内其他相关研究机构,推出“神经科学与社会”丛书。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更好地在神经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架起一座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相互镜鉴、相互交融的桥梁,从而在一个更完整的视野中理解人的本性和人类的前景。

唐孝威 罗卫东

2016年6月7日

真理如白昼之光，
不可能被外在的触碰所污染；
尽管她降生伊始便遭受厄运侵袭，
她并没有真正意义地出生，而是如同一个私生子，
他对她的出生感到耻辱；
直到助产士而非真理的母亲，来清洗干净婴儿，
才宣布了她的合法。

——约翰·弥尔顿《论离婚的道义和纪律》
(*The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of Divorce*, 1643)

《灵魂之尘》中文版序

在 2016 年夏初,我作为浙江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受邀客人,访问了中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老师和学生们智力上的丰富练达,还有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深度——他们仿佛不只是从书本上,而且还从环绕的群山、湖泊和山林中汲取他们的哲学。这让我想起了 19 世纪英国画家塞缪尔·帕尔默(Samuel Palmer)的话:“自然之点滴通常因融入灵魂而愈发荣光。”

现在李恒威教授、杨岸婷博士和李恒熙博士已经漂亮地完成了我的这本《灵魂之尘》的翻译工作,这本书肯定还是一本“很英国”的书,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发现这本书的理念易于理解,甚至是熟悉的。出于西方哲学的传统,我在该书的第一部分叙述了人类的作为意识孤岛的“自我”的发展,它在本质上是私人的,是不可剥夺让与的。但在第二部分我进一步转向了东方。我诉诸艺术家、诗人和神秘主义者的证词,来说明每一个个体如何向外投射自己的意识,从而突破其精神的孤岛,进入其可以与他人分享的感受和价值的魔法世界。

尼古拉斯·汉弗莱,剑桥,2017

目 录

邀 约 / 1

序 曲

1. 解释苏醒 / 7

第一部分

2. “像某种东西” / 25

3. Sentition / 35

4. 兜圈子 / 43

第二部分

5. 那又怎样? / 55

6. 存在 / 62

7. 赋魅的世界 / 80

8. 这就是我! / 95

9. 第一名 / 106

第三部分

10. 进入灵魂生境 / 119

11. 危险领地 / 126

12. 欺骗死亡 / 135

跋 / 154

注 释 / 161

索 引 / 188

致 谢 / 195

译后记 / 196

邀 约

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小书,名叫《看见红色:一个意识研究》(*Seeing Red: A Study in Consciousness*)。这本书获得出乎意料的好评,甚至获得了我同事的好评。¹这让我很意外,因为在这个被称为“意识研究”(consciousness studies)的领域,“文人相轻”的状况太普遍了。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就曾挖苦地说道:“心理学家对待别人的理论就像对待牙刷一样——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人会用别人的牙刷。”²哲学家往往更加吹毛求疵。

最令我高兴的是《美国心理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的评论:“评论人至少把这本书通读了三遍,每一遍都会有一个新的理解。第一遍给我的感受:‘噢,他实际上并不是那个意思!’但第二遍是一个坚实和确证的感受:‘噢,是的,他实际上是那个意思。’而第三遍,也是最有益的一遍:‘噢,我的天,我认为他是对的!’”³尽管如此,关于《看见红色》的几乎每一次讨论都令人不快地收场。没有人会认可意识问题实际上已经被解决了。因此,史蒂文·普尔(Steven Poole)在卫报(*Guardian*)中提到:“但这个‘难问题’仍然在那里,它被拾掇到作者论证的角落里了。在某个演化阶段,感官反馈信号在脑中‘被私化’,即这个反馈信号是‘关于它们自己’的。瞧,这是反身性,因此也是意识。但在质料与思想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有争议的裂缝。如果不存在这个裂缝,那么这将是一本惊天动地的书。但事实上,它仅仅是非常有趣而已。”⁴

当然,他们是对的;我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谁愿意自己被盖棺定论为他的观点“仅仅是非常有趣而已”?我觉得受到了挑战,因此我想,我

应该再写一本惊天动地的书——或者，这本书能在某种程度上指示苍蝇飞出捕蝇瓶。

《灵魂之尘》这本书，是从《看见红色》的最后几页开始的。我不指望读者熟悉我之前的研究，所以在必要时我会重复某些观点。然而，除此之外，本书的论证都是新的。我必须承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未经同行评审。在这本新书里，我有意尝试通过遵循不同于那些在传统上框定意识讨论的规则来换一种说法。我想看看，这样做之后，我会走到哪里，而我不得不说，有时我会为自己的举动感到惊讶：“我实际上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是的，我确实是那个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吧……”实际上，这个故事会自发地进行下去。如果这本书读起来——几乎是有意地安排成——像一场发现之旅，那是因为这恰恰是这本书的写作初衷。

我想让这本书成为一部严肃的科学和哲学的著作，并且我希望别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它也是为一般读者写的（虽然配有丰富的学术注释）。因此，我很难不把它写成本“流行书籍”。我的中心论点是：只有通过与有意识人类的普遍利益和忧虑相联系，我们才能明白意识最初存在的演化理由（raison d'être）。所以，当这本书继续讨论意识“令人费解的问题”（whys）时，我会自然地关注与生命、死亡以及存在意义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显然关乎所有的人（即使他们有时对这些问题的关心要超过他们对此类问题大胆的谈论）。

结果就是，这本《灵魂之尘》——它是从有意识的觉知（conscious awareness）和感觉的最根本问题开始的——成为一本关于灵性（spirituality）演化以及人类如何安住于我所谓的“灵魂生境”（soul niche）的著作。虽然我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事物，但我认为把人的灵魂放回到它所属的地方——即意识研究的中心——没有什么不妥。

不过，尽管这本书最终讨论了许多我们所熟悉的人类关注的问题，你不应该期望它是容易阅读的。我已经尽了我那一份力，你也要尽你那一份额。我这本书是从阐述意识是什么，以及“难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开始的。这意味着我得从一些相对枯燥的分析开始，而随着答案的浮现，我会转向一些不那么枯燥但仍然不容易理解的神经科学的思辨。在第一部分中的若干

处,我给读者提供了跳到下一个阶段的机会。但是在第二部分——在此,我会问,意识是为了什么——我希望前期工作所打下的基础会开始起作用。正如我认为的那样,因为如果意识不多也不少就是一场魔法般的“戏剧表演”(magical “theater”),那么有关“意识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一开始就显得非常不同于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常问的那些问题。而与非常不同的问题相伴而来的,是非常不同的答案。

我所得出的答案当然不同于科学已经提供的任何答案。我必须承认这本身不代表什么。科学无疑是累积的,而不是革命的。可是,如果事实在人们询问他们的体验这个神秘之物的大问题上,之前的意识研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那么或许我们就再也不能依靠我们所习惯的科学了。

物质世界赋予人类魔法般的灵魂。反过来人类灵魂给世界施加了魔法般的符咒。我邀你一起出发,去理解这些惊人的事件。

序 曲

